

野

語

野語二

伏虎道場行者編

語逸目次

大錢村

辟穀病

湯解元

丐仙二則

瘍醫

墮馬

謝文正

廉使擇配

桑望江

楊老四

馬司馬

許生

魏氏子

質婦

書廟額

十姊妹

囊中物

某太史

替捕

黥盜

水偷

銅莫盤

野語二

語逸

大錢村

郡北三十里大錢村東瀕具區爲罟船集泊之所夙
稱蕃庶有守戎駐焉嘉慶十一年二月天日清明忽
異雲從湖中起狂風暴雨一時交作空中無有烟燭
騰射遍及民居盡爲所燬雨雖傾注如薪潑油然但
聞坦頽壁倒老幼呼號合村如山崩海沸而港汊罟
船顛播磨盪多爲覆裂自申初迄酉末始定被焚被

溺被壓被驚死者枕相籍守戎某方率兵撲救見已
解舍火發馳回取印爲棟折死有司聞報馳赴撫視
城中士民咸隨往觀舟楫爲之一空嗟嗟烟火千家
盡成瓦礫數圍古木半拔於風桑麻之地倏作深池
膏腴之田遽成高阜其尤奇者近村墳塚大半開裂
棺移冢外屍在棺旁甚或懸於樹杪落於深溝視彼
陳人莫能辨識村民存者纔什三四頭焦額爛神氣
恹恹就而詢之口不能道一字鄰村農民來觀者云
方大雨時望見雲中有龍牙爪怒張盤旋欲下輒有

火光驟發并見一赤龍向上搏擊經二時許漸從東
去始知頃者之厄爲龍鬪云方火之興也一新婚婦
樓居不肯下樓燬於火人謂婦萬無生理事定後人
或傳三里外有紅衣少婦殭立田間其夫往視即新
婦也目瞪神喪面無人色灌救獲甦詰其何由至此
則惛然不知也其他奇事甚多余但得其梗概如此
考城北有黃龍黑龍諸洞龍固窟宅於此其鬪固宜
吾鄉故老有言曰永無兵燹之災終有魚龍之患今
龍鬪而昇以火災亦酷矣

語曰鱗蟲之長實在祀典爲能興雲致雨澤及下民也茲何以爲害若此易稱龍戰於野傳記龍鬪於淵龍固未嘗無鬪然火龍之說經傳不少概見惟小說家謂名爲狽能吐火與龍遇輒鬪而狽字之義乃北方獸名似犬食人無火龍解也夷堅志載宋乾道十年湖州大錢村農民朱七得錢龍事其說近誕然錢能通神其變幻固不可測所在之處人情必爭往往不避水火龍以水火鬪豈錢龍有以名之耶

辟穀病

郡東織里鄭際昌生一女頗端好年十四病後忽自然辟穀日進茶湯鮮果少許多則作脹其體豐碩勝平時村人咸稱爲仙姑際昌以女不食故不以字入閨十年年二十四矣際昌卧病女在室侍湯藥適素好後降村富室蔣生來問疾女趨避之蔣已窺見時蔣尙未娶越日倩蹇修求聘際昌未允詰其故則曰論家計已不敢相攀且恐女妨生育不永年未敢悞人蔣請之力始許焉納采後女漸能饘粥既嫁飲食如常人今已生數子矣此室女之辟穀者又張孺人

者余受業陸寅齋師之配也嘉慶丙辰年病後忽辟
穀與鄭氏女同師精和扁術起家而孺人之病不之
識閱十數年孺人年六十餘壽終

湯解元

湯榮光名御龍乾隆丙子領武解居郡東新興港家
世業外科接骨治傷有奇效至解元善騎射精書法
而醫藝尤出其先世上遇疑難症每出新意治之有
甲乙二人凌晨忿爭互抱不釋故未嘗鬪毆也甲忽
卧地而殭第胸前尙溫延湯救治湯詳視復診其脈

沈思良久曰得矣定方用川椒使君子等味急令煎湯灌之須臾甲甦下蛔升許而愈蓋視甲遍體無傷脈息亦無死法而面色青瘦知其有蟲清晨用力猛蛔爲之結故殭卧若死耳其家傭者採桑於樹樹折墜地腹著枯椿而破其人昏暈家人馳告湯湯令其徒攜藥敷治徒視之傷口二寸餘已透膜內係紅肉不見腸欲以綫縫之而形似口張不能合徒以告湯湯哂其無用自往視之果然乃令舁歸傭少甦復飲以藥酒使不知痛楚湯用刀割傷口使寬以錢鈎鈎

膜內紅肉出則其大如掌乃宿患之瘡母也始如法敷治傷口數日而愈宿疾頓除有鄰叟與湯素洽農隙入城偶市釣鉤歸舟鼻瘡微癢戲將鉤入鼻代抓爬鉤着瘡口不得出鉤有倒刺順逆取之皆刺痛不可忍須臾鼻腫既抵家疾赴湯所乞出之湯笑曰我素號湯十兩須十兩到則取鉤易易耳叟知其相勸乃許隻雞爲謝湯曰鉤出則叟必食言叟痛甚亟遣子捕雞舁之湯先以刀割其雞乃徐拔雞翎剪成管入鼻套鉤尖出之烹雞權飲而罷有富翁傾跌傷臂

骺脫護痛不許人動搖他醫束手湯乃令患者向隅
立湯一手順取冷水潑其頂患者倉猝發寒噤即乘
勢將臂一把骨遂入骺有因跌脊骨脫骺者下節錯
向內無可著手湯乃密令其家備栲栳一具中安綿
絮置於旁扶患者環柱走走之猝推置栲栳間上身
直而下身彎環所脫脊骨稍凸出遂以按之入骺而
愈其他巧治之法尙多惜止得數端耳

語曰嘗讀華陀傳每惜其書不傳然醫書充棟得其
道者能有幾人今觀解元治疾得心應手處皆非方

書所有彼向木佛求舍利者烏足知此

丐仙

甲子冬在里門詣戚問疾客有談丐醫者余訝然詰其故客曰丐姓胡吳人素無賴耽飲博破家竟不能自存敝衣草履乞食南潯市嘗製焦麪和錫爲丸治村人病偶效轉爲薦引遂以醫名旬日之間衣冠楚楚又旬日舟車往來日不暇給及一月則入城於試院西僦大宅以居鮮衣美食陳設完美若素封家役使者從學者書方者隨而附和者司閽庖厨迄輿夫

舟子之屬奔走伺候凡數十人丐則據胡床南面坐
色甚倨凡就醫者先投金登門籍丐以次按籍召之
或守候終日至暮始得診視丐舉三指畧按初不詳
審卽呼其徒用某方加某味病者方欲道所苦後診
者踵至不能語語亦弗聞也富室有疾致重聘敦迫
再三然後坐輿往平居不輕出出必於夜燈火相望
輿行如飛人以一臨爲幸初稱丐醫繼則稱丐仙矣
無何方藥有效有不效并有爲所誤者往者漸稀丐
僕僕詣病家診視有執方相詰難者脈理茫然持論

堅僻人多厭薄之一少年患瘵青帕蒙首面白而頰紅手如柔荑丐誤以爲婦人遽賀曰此男孕也病家譁然詈而逐之嗣是門庭間寂日益冷落半月無過問者丐固豪於飲方其盛時日入以百十計侈靡無節附和者又從而揮霍故所得随手輒盡至是另僦小巷以居非復曩時氣宇矣歲暮煤逋米券索者踵相接丐度囊貲不足償什一乃乘裘宵遁自其隆隆日起至冰消瓦解屈指纔四月耳

又

辛巳夏吳中時疫盛行有人獲賈患之甚劇諸醫罔效有丐踵門自薦衆僕麾之不去丐曰汝不欲而主生耶衆猶不信有老嫗曰神仙常隱於乞丐中人莫能識安知此丐非仙且主病垂危衆醫束手盍姑試之乃延丐診視丐予藿香正氣散一劑病良已賈德之延至其家新其冠履豐其服用有延者應手而愈由是乘肩輿從俊僕儼然名醫丐仙之名復大噪然治法專長時感未幾復賈有戚患虛損薦丐治之投以峻劑一夕大下而殂遂窘辱而逐之無以爲生復

理舊業有識之者即當年之胡丐云

語曰不爲良相必爲良醫精其藝可以濟物售其藝可以小康醫固寒士之退步也若此人者藝未精而大售何乃屢淪於丐豈身官磨蠍實命不猶乎乃驕侈無節自取其困耳窶人子艷羨簪華一旦得志輒亟亟醉其夙願恣意揮霍不整不休無其藝而有其病者比比皆是聞其風者可以鑒已

瘍醫

南鄉瘍醫某善治腫毒雖潰敗甚劇亦能奏效道光

甲申冬醫方在家治瘡忽狂風晝暗對面不見人食頃開霽視醫已死在地遍體焦爛如爲雷擊者然其時一室中皆未聞雷聲其弟撫屍悲嘆言兄過輕毒每先予發藥使腫痛潰決然後以良藥敷治以獲重劑吾常婉勸而兄迄不改前月有孀婦獨子患癰甚劇以十千文包治已將次収口兄索增數金病者以貧哀讓是夕瘡復腫痛斗號徹夜蓋密用潰藥耳其母痛惜無計投繯自盡病者聞其母死大呼一聲癰潰而絕不意兄遽遭天譴也自是弟繼其業不索重

酌遠近稱長者云

墮馬

天台齊次風先生 名南 乾隆初由鴻博入詞林官至

少宗伯少穎悟目光能視一二十里北上時在一縣署見架上有異書八冊借觀竟夕已成誦矣爲閣學庖從歸馬驚墮地破腦目睛眩轉神志膏騰時

宸眷方渥

聖諭必欲生之乃遣蒙古大夫至醫法腦出納之不足補以牛腦用生牛肉三觔覆首布裹之使真氣不

洩徧體纏以布用小槌細細擊扑云欲使十二經脈
三百六十五骨節各還本初治三日知痛五日知饑
不三月能起立然生平所讀書不能記憶前後如兩
人矣吾鄉嚴海珊先生

遂成

作詩紀之詩曰石磴盤

盤石角利侍郎走馬磨旋蟻風吹玉山樹倒掛素然
一聲墮於地口眼凹凸血淋漓馬本不爲卿面計急
呼蒙古大夫來輦用黃牛肉一堆築之登登數百下
腦受朱亥之神槌踰時始蘇痛良已堵塙觀者顙有
泚絡盛不躍飛將軍跌碎終饒瓦學士可惜失却記

事殊乎冥契。詎追攝之。我來排闥。入問疾。作力强起。
人扶持爲言。再生得今。我故舊一一新相知。下堂傷
足。古所戒。政有母在官。當辭勸公勿歸去。版輿迎京
師。天台之山三萬六千丈。登高何異於騎危。以馭惡
人。洪馭馬馬知人意。乘船如南鄰。周髀石帆學士約今夕。
酤酒索和墮馬詩。

謝文正

餘姚謝文正公遷家素貧。幼時嘗稱貸於姑。其壻弗
應。姑於內室設角黍啖之。拔髻上小金釵。俾代箸。姑

遂他去公亟於別貸遂徑歸姑入視之角黍僅食其一而金釵渺矣念內室非他人得到疑姪攜釵去歸母家詢之公曰姪雖貧氣骨猶在姑乃以猥賤事誣丈夫子乎聞其村之闕廟甚竊異乃具香帛赴廟跪神前設誓云竊釵何人乞示顯應有如姑言願折股示罰誓畢忿忿出廟忽無故絆跌股未折而傷觀者哂之公恨次骨而無從自白乃與姑絕無何登賢書成化乙未大魁天下歷仕於朝爲時名臣遇正一張真人觀謁公邸次公語及前事且曰廟無神則已

有則何憤憤乃爾真人曰帝天曹上尊不常至人間
况野廟乎間有靈應皆鬼魅依附藉以攫食耳即詢
年月地名甚悉書符牒遣功曹察之越三日真人報
公曰貴里關廟某年乃溺鬼某假爲神縊鬼假爲周
將軍從之公入廟瞻禮溺鬼早遠避縊鬼匿門外公
匆匆出鬼倉卒走避棄刀於地公遂爲刀柄杵跌也
金釵乃鼠銜角黍帶去現在西壁鼠穴也公始釋然
後以忤權璫罷歸復省其姑耄矣因述前事姑曰姪
位望尊顯至此髡斷瑣事何介介爲公以真人語告

之亟命毀西壁果獲原釵

語曰識英豪於未遇賢哲所難况窮鄉之餒鬼乎文
正出門蹉跌直餒鬼蔑視而擲掄之耳謂爲失誤猶
遁辭也嗟乎福命如文正者世不多觀苟有屈抑慎
勿向餒鬼訴曲直也

廉使擇配

康中丞乾隆間官蘇臬時有婦人擊鼓鳴冤言故夫
浙江進士宰吳卒於官惟遺一女以官項賠累貧不
能歸母女僑居針黹苦度憑媒媼某將女許配松江

某爲室昨來娶簡率可疑媼亦隨去訪之乃匪徒設局假娶圖轉賣姓氏里貫皆詭託惟速追猶可及故情急擊鼓云公震怒卽發令翼委幹員攜名捕飛檄追二百里中途獲之公親鞫所控皆確媒媼亦其黨遂治各犯以畧販律念女頗端麗而隨母僑居食貧孤露擇配頗難詰其本藉亦無可依倚遂課試書院諸生有冠軍某生藉家子貧未授室公贈之三百金屬參軍執柯聘女爲配以儀從鼓樂導至參軍廨成禮而歸且俾其母相依終老吳人作傳奇演其事歲

已酉女之壻登賢書女生子受封

桑望江

望江宰桑公

經邦

武林名進士歿甫先生子也節儉

有家風性尤坦易不事紛華初選領憑之任與其長
君孝廉自都門二千里襆被步行抵縣治大堂坐階
下啓包易冠服謁前官門者視爲干謁者流將加呵
斥長君告之始共訝然既履任衣食節儉有寒士所
難堪者而待賓友獨以禮歲時必手奉折席致之經
年未嘗宴會催科責成里首民不擾而賦早辦公檄

一到即如數起解民間詞訟始惟勸以息爭必不得已則即遣原告約被告中証赴審不輕遣衙役通有命盜報牒一投即日帶刑仵一二人步行詣驗將達驗所始易衣冠途中人不知其爲正官行部也內署惟老僕一二人執炊司啓閉親與長君掃除廳事以爲常僦匠檢瓦漏當天暑匠者脫汗衫升屋及下檢尋其衣則已爲洗滌曬晾之矣新正入省謁上臺時相國宋文正公珪方撫皖公謁拜之次補服當胸有物隆起文正詢何物以糗糲對文正以廉儉著喜

屬吏樸素然聞公言疑矯飾意怫然密遣親隨馳抵城外操家厰訪望江縣火食沿上下尋求久之得知葉小舟俗所謂白沙舟者舟子曰望江縣主乘我船而來已歷三晝夜每日祇索開水泡米糯充饑焉有火食船乎其真率刻苦類如此然莅望七年官民相安無一人越訴每歲奏銷必早辦四充秋闈分校官請託不行所拔皆績學寒士嘉慶初引疾去無絲毫虧負同官咸以簡易太甚笑之後官其地者皆入不敷出不數年虧累鉅萬而越訴之風後熾同時有王

公觀宸宰類上敝衣蔬食畧與桑公同在任十餘年
廉俸不足則令兩子服賈中州逐什一之利以爲助
屢與分校所取士有至大僚者後公以改教去任

楊老四

皖城西關白雲庵道光甲申冬有江南生僦寓攜妻
並寡媳稚孫凡五口言其父嘗官皖省因公追賂家
道中落癸未大水後貲產蕩析因挈眷來皖將依戚
某官以居詎戚已罷去生一無相識初居庵中猶勉
給饘粥數月後典質既竭斷炊者累日五口嗷嗷饑

困垂斃生憂忿投綬遇救獲免其媳涕泣請曰未亡人矢志靡他翁姑所諒今旦夕不保倘盡室併命則若敖之鬼餒矣惟醮婦得金更投某戚足全翁姑兩孤之命語次生夫婦共相悲泣不忍遽允繼以萬難兩全倩庵尼訪求娶主有江西二人者自言欲爲弟娶婦尼信之遂與生議財禮五十緡先以五緡爲定約俟送婦渡江在彼書券交足生亦不疑次日二人者雇輿入庵迎取婦素賢孝且去非其志而瞬息生離哀慟慘切有楊老四者精悍恃力不檢於行常挾

人短長以規利是日見肩輿突入尼庵遽往探之見
江西二人者固素識之匪徒也詰之二人不能隱楊
乃曰儻來物見者有分汝知之乎二人以五緡相許
楊少之方擾攘間聞室內老幼男婦聚哭甚哀楊疑
爲僞復近前恫喝曰販來人得有售主足矣何啼爲
生脩述其詳悲不自勝楊曰果爾則賢婦乃賣身全
孝何可使失所今迎者二人乃積販人口匪徒特以
五緡爲餌一渡江羽翼甚多將人飛輿昇去無待立
券安復交錢君雖以死殉已無救賢婦之失身矣生

聞之嗟然神喪亟欲絕之第以原錢莫償爲慮楊告以昇恐出即禽二人欲鳴官二人與之鬪不勝遂負刳逸去楊自念本圖染指不意拯危然爲德不卒非夫也乃往與表戚王生謀王懷寧茂才端慤好義即從生詢得鄉貫家世顛末敘述爲引遍告同志仗義捐助得二十餘金有金壇于生爲陶中丞鐫刻碑文寓大觀亭與茂才善茂才持引告之于閤引中姓氏乃所素悉即慨然助五金適院司幕府諸君至大觀亭宴集于君與焉席間于述其事諸君皆願助復得

七十金既歸中丞問曰今日之遊樂乎諸君曰勝地
良辰不意聞窮途之哭使人於邑中丞詰得其事且
索閱引言慙然曰清白吏子孫一寒至此使饑餓於
我土地可復使流離他徙乎遂出清俸百金方伯諸
公亦願助哀之得朱提三百悉以貽生懷寧宰爲之
具舟遣材官一人護送生全眷歸里瀕行生泥首榮
轅以金若干酌楊楊不受導之遍謝義助諸君生悉
書姓氏藏之曰不佞日暮途窮圖報無日幸有二孫
在可不使知芳名頌盛德乎既登舟率妻媳稚孫羅

跪鵠首涕泣解維而去於是楊老四義聲聞於大府
卒爲善士茂才亦賢名藉藉矣

馬司馬

桐城馬生故家子弱冠家貧入都投戚覓館不遇而
歸至劉智廟旅次貲竭衣敝天寒不能行窘迫甚至
適新授兩廣制府那公出都經其地因奉命將經
過直隸地方情形具奏奏已屬草而繕寫無人問館
人覓士子善書者地非城市士類絕少館人見馬生
寓鄰店貌文秀姑舉以告公先索觀其字頗工整乃

延生至教以奏體屬繕之頗佳欵洽之次詢以邦族及僑寓故馬道其詳公曰我赴粵需人佐筆墨瑣事君其願乎馬對以惟命遂偕行既抵粵憇於節署園亭人無過問者公政務殷繁亦不暇晤對矣時海匪不靖公欲出示招諭倩幕府諸君屬藁無當意者因遣人令生擬之馬振筆直書宣布 朝廷威德動以禍福洋洋數千言悉如公意中所欲出公大賞異遍示院司道府讚不容口遂刊印檄發馬生未之知也會讎集公始指告賓佐曰是馬君即代作示稿者於

是幕中諸君皆願與生交矣公詢生家事則曰惟老
母公令於羊城自訪寄書郵以金奉母生如教次日
訪之惟洋行首劉君桐城人也遂以鄉誼通謁劉見
生少年倜儻又爲制府密友遂與訂交因其未娶即
倩媒通意以妹許字且爲援例捐同知未幾制府緣
事回京候議馬生遂留羊城已締姻富商獲妻財鉅
萬得五品官既富且貴去劉智廟困厄時纔半載耳

許生

許生行三逸其名畫溪人也入監試北闈不售遂留

京師飲博自豪亦喜狎斜遊一日過博場戲得三金
謂友曰此茆茆者不如博一醉遂與友詣酒樓肴餼
羅列良醞疊進頗二人對酌酒興不豪且易饜飮隔
座有一客獨飲則有酒無肴生邀與共坐客初不遜
謝恣意飲啖飲畢亦不問姓氏而別居久之生文戰
失利遊金魚池妓院有貴介三五人聚名姝以十數
笙歌鼎沸拇戰方酣初不與生接生亦自願寒陋遂
從左廂與所愛桂官狎夜三鼓矣忽聞喧聲自外入
排闥擊扉聲鈇索鎖擊聲逃走追逐嚶咿乞哀聲一

時並作爲衆以百計桂官戰栗伏生懷面無人色正
擾攘間一人破扉入舉燈見生即掩扉去曰此空室
耳衆紛紛去聲遂寂黎明生起出戶視之羃具屏榻
狼藉毀壞名姝公子寂無一人惟鴛母在門內啜泣
生詢其故鴛曰身居卑賤司捕者有常規今新遷於
此未識主捕面無由通款曲遂全家被繫累貴公子
多人語畢嗚咽欲絕生問主捕爲誰鴛曰主捕非所
知但聞得王六爺一言可解生謬作大言曰此素好
也解紛易易耳鴛與桂官聞之喜出非望跪拜哀懇

求速爲緩類許佯領之俛俛出門去初無意爲妓家計也道經提督府與酒樓之食客遇舉手謂生曰夜來受驚平生始恍然知破扉照視者即此人也乃謝之問王六何如人客曰身即是也遂懇以妓家事王曰事幸早猶可爲若片紙傳入無濟矣去頃之復曰僕逞三寸舌諸校書已釋繫但狎客輩非五百金不能脫也生如教復至院則諸校書咸妝束拜迎感謝泣下生曰若等已出水火諸公子禍猶叵測將奈何鵠曰早爲恩人計矣遂置酒款生諸校書更番進觴

視事諸貴介殷勤尤甚居三日鵠醵金二千畀生生
爲致王六金如數餘悉返之諸貴介得脫詣謝鵠告
之故貴介謂生日金出某等非院中物本以羨餘爲
君壽勿却也生由是小康諸妓聞之咸以得許生一
顧爲幸貴介咸與生訂交閱年餘生以監滿授職去
山都日諸貴介攜桂官及諸名姝祖錢蘆溝橋戀戀
不忍別時王六亦以勞爲千戶

語曰執袴之子趾高氣揚何嘗知有寒畯哉一旦身
罹厄難雖輿臺下隸折節如不及祇自取辱耳觀許

生之酒樓邀客不問姓名毫無德色卒之青樓遇警
竟食報於欲炙之人其遇固奇其度亦有足多者

魏氏子

魏翁者桐鄉素封也藏鏹數萬田千頃市廛百區居
城東十里外宅第綿亘儼然世族翁少讀書早失怙
恃恪守祖業不求進取待鄰里謙和緩急必應遠近
稱長者年四十二得一子天姿敏妙然髫齡已喜浮
靡翁日夕隱憂不敢以告人一日夢有以擇婦之法
告之者翁乃除廳事洞啓門以一椀盛白鏹置檐前

其子過視之水也曰誰置碗水取而撲諸庭即慙跳
他往里有賣漿吳姓女與翁子年相若入門嬉戲見
翁問曰如許銀何委於地翁曰汝其若之何女從容
撝之悉返諸碗而去翁喜甚謂敗我家者此子復吾
家者此女也翌日浼蹇脩求婚於吳吳初以齊大非
耦却之一再達意乃許委禽越數年子益長而浮靡
亦益甚翁不甚督責但禁之無外出而已弱冠成婚
婦聰慧有識貌極端和伉儷之情倍篤時媼已歿婦
事翁如父孝敬脩至戚黨中初譏翁聘婦不擇門戶

及婦于歸有賢聲遂翕然稱翁之知人矣三年舉一
子又年餘翁疾革乃獨呼婦告之曰汝知我聘若之
意乎婦泣跪請命翁具言覆水拾銀事且曰子之敗
家無疑凡我貲產悉有籍記今付汝我死後汝任子
蕩廢非萬分困苦勿撓也宅後小屋二間牆垣不薄
乃汝二人立身成家之所汝謹記之婦泣受命翁遂
瞑子婦呼搶盡哀殯殮如禮既葬魏生益無檢束恣
游蕩尤嗜博鬪葉呼盧殆無虛日惟與婦情好甚摯
每夜必歸婦則柔順承旨視翁存日加厚或道及得

意婦亦爲之喜或間有拂意婦必善解之是以生有所爲無不謀諸婦數年之間貲蓄蕩盡議售田產婦一無所阻惟請減值書活契生喜得日前揮霍亦不暇致詰最後謀鬻住宅而他徙婦曰我家世居此間今舍去卜鄰匪易宅後有小屋姑暫棲止何如生重違其意從之不數月屋貲又罄燕朋溺友前之承奉不遑者漸冷淡甚且惡聲加之生鬱抑不出婦輒脫簪珥遺之曰郎慣豪華何堪岑寂盍以此爲一日之樂乎生愧受之出則又負婦更脫衣裙供戲債雖藍

縷弗怨如是者又數月生一日歸忽痛哭流涕長跪
婦前曰吾累若至是生不可以爲人死不可以爲子
吾今已如夢醒亟求所以爲生計婦曰人生行樂耳
須富貴何時我尙有私蓄數金盍聊以消遣耶生堅
拒不受曰我斷不能復爲喪心事與此輩狗彘爲伍
也閉門兀坐與前日判若兩人旋以屋後隙地可耕
爲茶畦向婦乞錢置甌罇婦曰此等生活豈郎所勝
恐勞而致病奈何生日勞則不倦何苦之有乃朝夕
胼胝作苦倍農夫如是者又數月婦察其意堅乃曰

吾與郎年未三十如此豈能久計況子已漸長延師
督課大事方集盡貨屋貨殖耶生日如牀頭金盡何
婦曰翁屬纊時指此牆爲言必有藏金盡發之從之
得白金三千婦乃出翁所授籍贖市廛一區販繅素
爲業事事親理獲利倍蓰不數年舊業盡復夫婦纔
年五十子登賢書筮仕受封子孫蕃衍爲桐鄉巨室
焉

語曰人方陷溺慎毋訾詆過甚使其回頭無岸也明
季阮懷寧欲示悔過而清流持之過急遂使流芳路

絕貽臭心甘當日諸賢正苦無此婦見解耳

質婦

亳州某甲好博資產蕩盡惟室中婦頗勤能乙覬覦
久給甲曰如能棄婦則三百金可得同博咸慙慙之
甲好博迷惑希冀幸勝遂立券以婦質百金無何復
大負又增金者再未一月三百金已罄甲歸不敢徑
告乃踣踞婦旁相視作憂色婦詰得其故乃曰既質
彼金吾亦願去第吾去則終身無復見期請緩一月
可乎甲懇之乙乙素易視甲輒允之婦益日夜操作

待夫益加謹凡寒暑衣履之屬咸爲縫制周脩將及期甲慚且悔神志惘惘計無所出勢將自經以拒乙婦曰拒之甚易顧君性好博終不能相保何悔爲甲誓不復博婦察其誠遂投甲計往告乙曰婦不願嫁金何能償惟額官斷婦歸若償欠耳即鳴諸鄰里奮然欲行乙思賭博往折皆非法鄰里勸阻甲堅持其說迄經歲毀券始寢

書廟額

瞿核園先生

然恭

康熙間雲間名諸生居郡之天馬山

學粹品端妙擅六法尤長擘窠大字郡中題額碑版
多出其手然畢生家居名未及遠忽有岳州士人數
輩齎重幣訪至其家禮謁甚恭言彼處方修廟立碑
夢神告曰陰曹甚重雲間瞿某書碑字非瞿書不可
故不遠數千里訪求事具松江府志年八十餘病歿
未殮既而復甦家人甚喜先生曰非能重生特城隍
神命書廟額事畢即去不久留也乃令家人具楮墨
書林總是龔四字額送諸廟越三日乃卒至今其額
尙存余少日嘗見之

十姊妹

粵東近俗處女喜結十姊妹聚相得者十人叙齒結
拜年長居首對神設誓歷久不渝凡言動必以禮女
紅妝束及梳頭纏足之事一聽長者指撝無待保姆
之教自嫻閨範惟出嫁必讓長者居先無敢撓越或
迫於父母之命幼者先嫁亦不與新郎同宿強之輒
以死拒如禦強暴必待長於已者嫁訖方成燕好

囊中物

如舉之遠鄉有士族子甘生年少美丰儀娶甄氏女

爲婦琴瑟甚和一日甘生自外疾趨歸形容慘沮亟登床覆衾而卧痛楚呻吟婦意其中暍急告姑且取湯水至床前屢喚不應視之死矣婦號泣翁姑踵至哭詢其狀咸以爲暴疾死將爲易服比啓衾則漬血滿衾席陽道亡失衆皆駭絕甄翁得信馳至雖諗女無他而壻死狀無由白與甘翁共詰之婦無以辯但乞以身殉兩翁皆不能無疑慮經官得姦狀爲門戶羞遂從婦請舉屍與婦並入棺急掩之既殮葬於祖塋事秘而速無知者閱二日天大雷雨雨後墳丁馳

報墳被震棺碎露屍有婦坐屍旁泣眾急往視果然
乃知雷震白婦冤其以安輿舁婦歸婦泣曰兒邀昭
鑒其如夫冤未雪何是夜夢夫持荷囊而泣秘不以
告人居久之婦之媿攜幼子觀劇於旁村有甘之鄰
婦與並坐幼子欲市果媿不應幼子啼於旁鄰婦乃
探荷囊取錢爲市果媿謙謝間瞥睹其囊大倍於常
中貯一物甚異密告婦適與所夢合婦遂請於翁姑
賂他媿竊得鄰婦荷囊囊中故赫然人勢也鳴於眾
執鄰婦詰之始知婦孀居素與甘生私婦誓不嫁生

野評二

誓不娶生後迫於父命乃完姻不敢經故處一日婦
窺生觀劇遂候於門伺生過邀之曰桑中之人固不
堪偕老然前情不薄何棄之如遺乎生不得已而入
婦即具湯俾生浴婦爲擦背如曩時撫摩生體感念
昔情恨其得新忘舊忿不可遏乘生不脩疾剪其勢
生痛極披衣徑歸婦將以此爲殉故製囊佩之云甘
翁恚且悲曰吾不忍以淫婦故而累衆乃縛鄰婦如
承取囊中物塞其口投諸眚井築土平之始終未嘗

鳴官

語曰嗚呼天道固昭昭若此哉人但知隱惡倖逃顯戮雷必殛之而不謂竒冤萬無伸理雷亦能震而出之也昔庶女號冤齊臺雷擊信不誣矣

某太史

某太史家素封未生時其封翁赴鄉收租有佃人婦頗丰韻翁挑之婦弗納且將訴之姑翁窘甚馳歸次年復往收租姑託故他出婦殷勤倍至且留之宿翁渴慕久一旦僨夙願喜出非望將就枕席戲詰以初終易操之故婦云翁初見愛頗非兒意頃以告姑謀

所以終拒之者姑曰吾與若爲個人婦生子必似父
但能爲人佃耳主人世家子具福相與之私度一讀
書種子必大吾門兒以故不復拒也翁聞之嗒然神
喪抽身起告婦曰若有志操而屈志於我我不忍污
媿無以報若情所佃膏田二十畝即以相贈弗爲人
佃矣遂去留之不可持燈踉蹌歸時冬初也次年八
月而太史生佃婦卒爲完人

警捕

快役某善偵捕多所弋獲匪恨刺骨夜以石灰罨其

目遂瞽癰子第繼其技弗如也會盛暑瞽捕侵晨坐
門外乘涼忽呼子第至告以適有逸囚疾馳東去亟
追之子第如其戒果獲囚須臾喧傳有囚越獄官諭
閉城門遣役搜捕甚急其子第乃縛囚送官獲重賞
歸問目既失明何以知疾趨者必爲逸囚瞽捕曰凡
囚久居牢獄一種穢濁氣息非外人所有我聞其息
是以知之若輩粗心安能解此

黠盜

黠盜周阿六者貌姣好捷如猿猱嘗糾眾入蘇城夜

劫富室其黨爲邏者所獲共免脫疾馳回無錫天猶未明潛入腐店竊銅杓被獲送官羈候其黨在蘇供共爲首提省對簿共曰彼某夜在蘇行劫我是夜在無錫犯竊相距九十里安有分身術爲之官閱無錫移牘良符共遂漏網自是獨身爲盜積案如山追捕甚急乃以藥毀其貌捕不能識一日共在博場爲意錢之戲疊失七八注復出孤注忿忿曰若再失不復成阿共矣適捕者在場即縛之到官伏辜

水倫

江浙內河船俱夜行查初白詩云風露一天人擁被
櫓枝搖夢過春江可見行旅之適道光丙戌夏有客
自吳中歸船徹夜不停忽被竊銀兩控報到官官與
客皆疑舟子所爲推鞫再三迄無端緒舟子被繫經
年無由自白後投狀相類者不一而足乃遣能捕百
方偵緝得原賊真盜詰其竊法盜云平素習於泗水
每見客囊可取輒僕伏河中頭頂瓜皮之屬藉以透
氣隨船潛行俟夜深時客睡既酣舟子亦困倦思眠
搖櫓遲鈍乃扳船沿而上蛇行入艙竊得財物復泗

水逸去於是舟子之寃得白而夜航客無敢如曩日安眠矣

語曰聞粵東何君言海舶剥船堅厚以尺計能載數千石鎗械犀利戒備周密而運貨遭竊達岬始知賊乃從船底鑿孔而入夷人時用長劍插探船底賊或受傷能兩手圍捧其劍使拔起不見血跡竊已復塞孔洩水而逸觀此則內河鼠竊烏足異哉

銅算盤

甄大有久質武林幹練無失事道光五年春攜金二

百買舟歸永甯盤壩遇雨一人負小包若香客蹙蹙
壩下求附載甄憐之俾附舟尾客口中喃喃不已甄
意其佞佛者流不爲意次日抵塘棲之北客欲停船
洩舟子難之甄復囑棧船荒垓畔客去久不返甄疑
之開視所遺小包內惟敗絮亟自檢其篋則封鍵如
故金已烏有遂與舟子分路追捕適地係斷圩不通
橋道至一小廟前客方捧金跪若與神語迺獲之其
金如故詰何由入手跪禱何事輒佯迷不荅甄慮經
官拖累與舟子痛毆垂斃棄諸厓畔而行聞江河間

多此術名六角銅算盤最爲行旅害惜未破其術耳